

大宋案录

九霄鼓

I

枝雀静——著

有人说九霄鼓是一个组织，
有人说九霄鼓是一个人，
也有人说找到九霄鼓就能实现最大的宏愿。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大宋德录

九霄鼓

I

枝雀静——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宋诡案录. 九霄鼓 / 枝雀静著. — 北京: 中国
友谊出版公司, 2018.8

ISBN 978-7-5057-4428-8

I. ①大… II. ①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61263号

书名	大宋诡案录. 九霄鼓
作者	枝雀静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00×980毫米 16开 18印张 299千字
版次	2019年3月第1版
印次	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4428-8
定价	42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78009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010-82069336



- 第一章：通天河 / 002
- 第二章：验尸 / 007
- 第三章：虫卵 / 011
- 第四章：血手印 / 015
- 第五章：初初融雪 / 019
- 第六章：一剖为二 / 024
- 第七章：瘟疫来了 / 028
- 第八章：一线转机 / 033
- 第九章：无人之境 / 037
- 第十章：画册 / 042
- 第十一章：拿剑的姑娘 / 046
- 第十二章：画中人 / 050
- 第十三章：满嘴的谎言 / 054
- 第十四章：先不要动 / 058
- 第十五章：绯衣少女 / 062
- 第十六章：告破 / 065
- 第十七章：心石落地 / 069



XXXXXXXXXXXXXXXX / 二 击 鼓 / XXXXXXXXXXXXXXXXXXXX

- 第一章：地主之谊 / 076
- 第二章：五千两 / 080
- 第三章：当局者迷 / 083
- 第四章：果然是她 / 088
- 第五章：奉劝你一句 / 092
- 第六章：倾听之耳 / 096
- 第七章：小葫芦 / 099
- 第八章：一肚子坏水 / 103
- 第九章：受人之托 / 107
- 第十章：仗义每从屠狗辈 / 113
- 第十一章：守口如瓶 / 117
- 第十二章：唯一生还 / 122
- 第十三章：小心有诈 / 126
- 第十四章：神秘之人 / 130
- 第十五章：休怪无情 / 135
- 第十六章：父逝儿伤 / 138

❖ / 三 击 鼓 / ❖

- 第一章：最好的归宿 / 144
- 第二章：遮风挡雨 / 148
- 第三章：青云六逐令 / 153
- 第四章：损人不利己 / 157
- 第五章：一次机会 / 161
- 第六章：一了百了 / 166
- 第七章：帘幕之前 / 170
- 第八章：原形毕露 / 175
- 第九章：公报私仇 / 179
- 第十章：横生枝节 / 183
- 第十一章：一盘很大的棋 / 187
- 第十二章：草木皆兵 / 191
- 第十三章：有贼心没贼胆 / 195
- 第十四章：混吃等死 / 199
- 第十五章：最大的凶器 / 203
- 第十六章：后果自负 / 207
- 第十七章：反正我不走 / 211
- 第十八章：攻敌攻心 / 215
- 第十九章：旁敲侧击 / 219
- 第二十章：身处险境 / 22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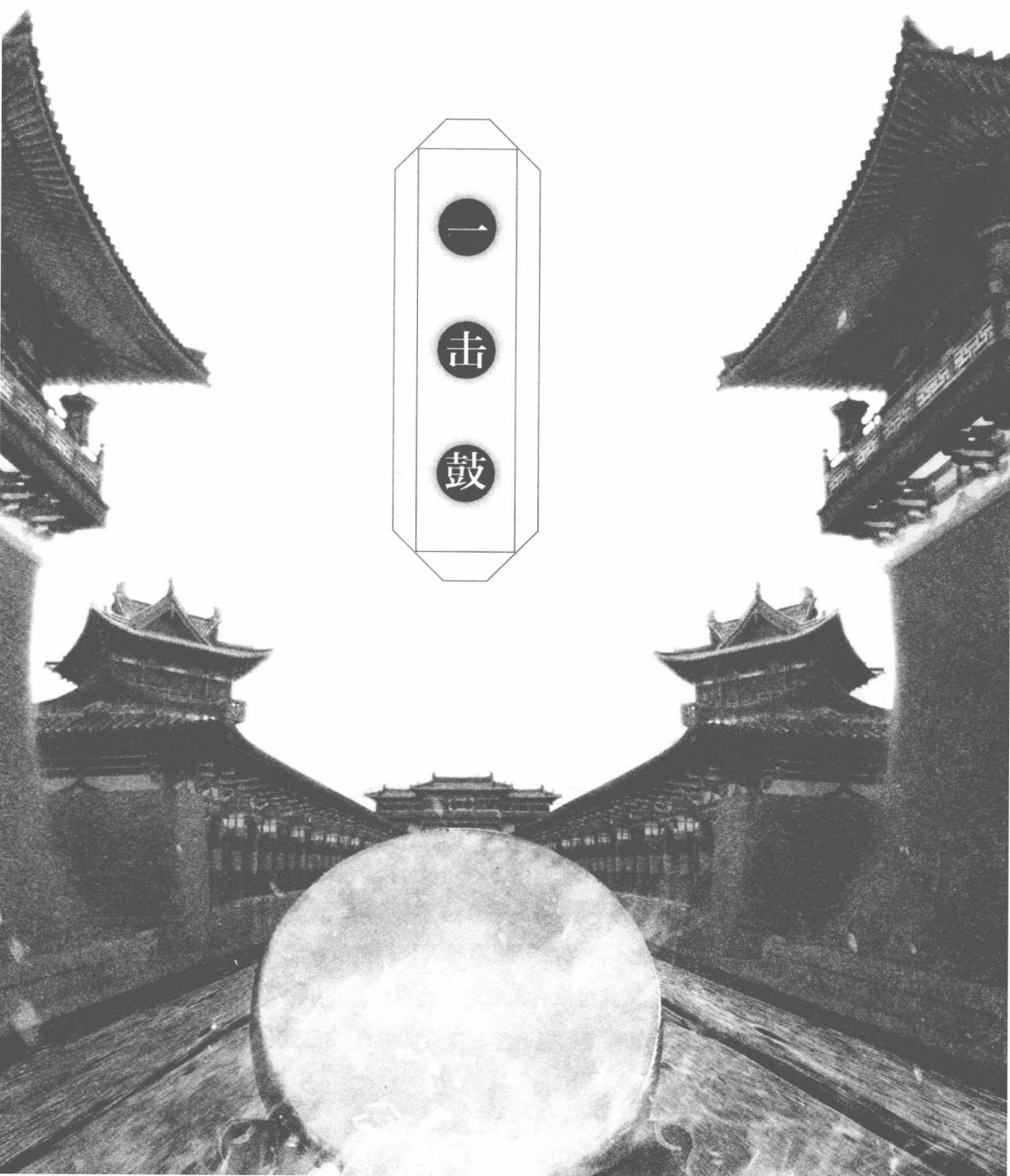


- 第二十一章：一山更比一山高 / 227
- 第二十二章：破解机关 / 231
- 第二十三章：帮忙圆场 / 234
- 第二十四章：难上加难 / 238
- 第二十五章：越来越近 / 242
- 第二十六章：不想领情 / 246
- 第二十七章：笼中人 / 250
- 第二十八章：最大的隐患 / 254
- 第二十九章：变成怪物 / 258
- 第三十章：震慑人心 / 262
- 第三十一章：万无一失 / 266
- 第三十二章：三丸药 / 270
- 第三十三章：恶因恶果 / 273
- 第三十四章：天无绝人之路 / 277





一
击
鼓



第一章 | 通天河

通天河，八百里。

江面如漆如墨，狂风吹过，凶涛阵阵。据说河底不知淹死了多少冤魂，哀号而不能投生。

只有在每年鬼门大开之时，这些冤魂才能在青天朗月的光辉中，重见一花一世界。

有人听到河底隐约有缥缈哀伤的歌声，想要靠近再听得仔细些，一个失足之后，河面上不见半点涟漪，人已经没有了踪迹。

暮春三月，通天河流到曲阳县县城外。本来宽阔的河面，骤然变成了狭窄的河道，仿佛是年轻女子的纤纤细腰，弯出一道蜿蜒的曲线。

这里只有一个摆渡人，所有的人都喊他阿六。

阿六的摆渡船只能坐三个人，如果想要过河，必须有耐心，因为阿六有三不渡：没钱的不渡，和尚、尼姑不渡，长得丑的不渡。

渡河的钱不少，一个人要一钱银子，童叟无欺。虽然这规矩听起来不算靠谱，但是几十年来人们却一直遵从了下来。曾经有人眼红这独门独家的生意，想要抢了阿六的生意，自己做摆渡人，但没等到第三天，那些人便连人带船沉到了通天河里，连个尸首都找不见。从此再没有人敢来抢这买卖。

有传闻说阿六的祖辈和河底的冤魂签下过买卖契约，死后沉在通天河底，生生世

世不得翻身，以此换来在通天河顺顺利利地摆渡，所以阿六得到了保佑，不会翻船。

听过几百次不同版本的传闻之后，阿六压根儿没有把这当回事。闲着无事的时候，他会打一角曲阳县特制的桂花酿，整半只肥鸡，坐在他的乌篷船中，离岸半里远时，吃得啧啧作响。

忽然，阿六站了起来。在通天河上，他不用眼睛看，不用耳朵听，只要用鼻子闻一闻就知道出现了状况，而且这一次还是个大状况。

他单手掀开船上的油布，抓过长篙。这根长篙是他家特制的，篙头有个铁爪，能够伸缩自如，阿六用它在通天河里捞到过不少好东西。

看着被长篙抓回来的东西，阿六的眼睛发了直——一个女人！女人他没少见，但是这么美，美得又这么邪气的女人，他还是头一回见到。

篙头的铁爪带着她的衣带，把人拉到了船边。阿六看着那张美艳的脸，猜不透她是死的还是活的。如果是活的，能从通天河一路漂过来，纹丝不动，根本没这种可能；如果是死的，那么她的双颊怎么还能带着一抹粉粉的颜色，好似三月里的桃花，让人垂涎？

很快，阿六确定了，这是一具尸体。他弯下腰，伸手去摸了摸那女人的小脸，柔腻光滑，却冰冷刺骨，只有死人才会这么冷。

“既然是死人，就不让你上船了，免得坏了我的规矩。”阿六哑声说完这一句，用个铁钩把尸体往船外一推，准备回岸边去。

他刚把乌篷船转了个方向，整个人就都呆住了，河面上又漂来了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似乎比他刚才打捞到的那个衣饰更加艳丽，等到凑近了看，长得也比刚才那个更加美，美得阿六都心疼，生怕摸一摸又是尸体。

阿六在通天河上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，他居然慌了手脚。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自己的死期到了，这些女人是要来带他走的。他必须马上离开，想要保命的话，就到岸上去。

没等他手脚发软地往回划船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有重物敲打在他的船尾。阿六战兢兢地一回头，便看到一只纤细苍白的手，搭在船尾的船板上，好像还对着他挥了一挥。

惨叫声从河面爆发出，传得很远很远。

曲阳县县衙中。

戴果子揉着眼被老拳喊醒——明知道他昨晚喝多了酒，老拳这会儿还是在其耳边吵得像是有人在敲锣打鼓一样，就不能让他安静地多睡会儿吗？

“出事了！”老拳一脸惊慌失措。刚才知县接了报案，就说让戴果子过来，马上！他在衙门里前前后后转了一圈，好不容易从厨房墙脚的草垛里，把这个祖宗给刨出来，“你的衣服呢？快穿上去见知县。”

戴果子嘴角一咧，就曲阳县这种小破地方，来衙门的成天不是要找丢失的鸡，就是昨晚上的菜被人拔了，还能出什么事？他从身后把像抹布一样破烂的衙役衣装胡乱一穿，道：“又是谁家媳妇偷汉子了？”

偷汉子可是大案，也难怪老拳能紧张成这样了。

“阿六疯了。”老拳是个老实人，就说了四个字。

“阿六，哪个阿六？”戴果子懒洋洋地一掀眼皮，“总不能是那个划船的黑无常阿六吧？”

“就是他，他疯了。”老拳伸出手把人拉扯起来，“大人让你过去，大概就是让你去查一查，到底出了什么吓人的大事。”

戴果子扶正帽子往外冲，到了知县那里，才正经起来。他连咳了两声开口道：“大人，老拳说城外河边出了事。”

“出了人命案，你们两个速速去查看。要是阿六杀的人，直接把人绑回到县衙来审问清楚。”知县在曲阳县十年了，没审过命案，他的整个身体往外倾，恨不得自己亲力亲为。

“是，大人。”戴果子拿了朴刀，看了老拳一眼——没听到是命案，还不赶紧带着家伙？

两人行色匆匆地往城外去，戴果子脚底生风，却突然停了下来，老拳差点儿撞到他后背。循着他的目光，老拳看到了一个骑马进城的年轻人。

他骑的真是一匹好马，从头到尾都是墨黑色，只有四只蹄子是纯白的。那人也是华衣锦服，风流倜傥，和周围走动的人群显得格格不入。

“如此人物也会出现在曲阳县？”老拳的声音不大，对方却听见了，朝着他们这边看过来，还微笑着点头示意。

戴果子压根儿没有给老拳回礼的机会，直接拽着人就走。男人看男人，有什么

稀奇的，脸上能开花都没兴趣。他平生最讨厌的就是这种看起来像纨绔公子哥儿一样的人。

老拳以为他着急查案，还在心中暗暗夸赞了两句：没想到果子平时吊儿郎当的，遇到正事很有责任心，不愧是知县的干儿子。

来到通天河边，看到被人像死鱼一样拖上岸，还在鬼哭狼嚎的阿六，戴果子想都没想便直接给了他一耳光，让他安静下来。

旁边两个帮忙的人，只会干瞪眼咽口水。曲阳县才多大，这两个人都认识戴果子，知道他是什么人。

戴果子看阿六双眼发直，口吐白沫，更加厌恶。这老小子的船乌漆麻黑，心也够黑的，渡一次河要收一钱银子，一天下来十几趟，都快赶上衙役的月俸了。

他越想越气，抬起脚往阿六身上招呼：“这几个女的，都是你弄死的？胆子够肥的，知道有人报官，还装疯卖傻。你给我起来，不然踹死你。”

阿六张大嘴，忽然又是一声惨叫，身体簌簌发抖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
“老拳，把人绑了，我看看尸体。”刚才戴果子已经偷偷摸了其中一具尸体的手，冰冷冰冷的，不是死人才怪。而且这三个女人的衣服和头发都是湿透的，很明显是在通天河里泡过河水，被打捞上来的。劫财劫色还要害人性命，判个凌迟阿六都不够偿命的。

“不要动那些尸体。”有人站在戴果子身后提醒。

戴果子差点儿爆粗口，官差查案，还有人反对，是不是同伙？！

一转身，他先看到了一匹四蹄雪白的大黑马，然后又看到那个玉树临风的青年，正好脾气地看着他：“你是要翻动尸体吗，你会吗？”

戴果子炸了，小爷才是官差！要你个过路的来问东问西，你嫌日子过得太舒坦，找打是不是？

青年面上看起来客客气气的，眼底却有一层傲然：“没关系，你不会，我会。”

“哪儿凉快待哪儿去。看你不像是个不识趣的，我才给你一次机会。”戴果子没好气地拔出朴刀，正对着对方的鼻尖，“否则妨碍官差查案，与嫌犯同罪。”

老拳赶紧过来和面团：“这里是命案现场，我们是曲阳县的衙役，奉了知县之命，前来查看，闲杂人等一律回避。”

青年不退反进，踏前一步道：“我刚才也是认真说的。曲阳县有件作的话，请

让他过来查看尸体。”

“曲阳县没有你说的那个什么作。”戴果子算是看出来，这人是故意来找麻烦的。刚才他明明看着这人进了县城的，几时偷偷尾随上来的？他越想越觉得可疑，给老拳使了个眼色。

三条人命的案子，一个阿六做不成，肯定还有其他帮凶。别看这人穿得人模狗样的，谁知道扒了皮是个什么东西。

“你连件作都不知道是什么，也敢来查人命案？”青年眼底的傲气变成了讥讽，“官差无论官职大小，为百姓负责尽职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戴果子也没见这人的手是怎么动的，朴刀便被打到一边，他差点儿没拿住。等他回过神来，这人已经在第一具尸体面前蹲了下来。

“此女至少已经死了五个时辰。”他抬起头看着咬牙切齿的戴果子，“我姓顾，顾长明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过来看看。”

顾长明报了姓名以后，用两根手指把女尸的脑袋转向另一边，继续说道：“你心里一定在想，我是怎么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时候死的。人死后大概两个时辰开始出尸斑，到三个时辰的时候，会变成她这样。”

戴果子没忍住多看了一眼，看到女尸的脖子：“那你又说是五个时辰。”

顾长明站起身来，平静地看着眼前的河面：“因为这样的季节，河水冰凉，有人故意把她们投掷到河水里，不想让人查到准确的死亡时间。”

不等戴果子张嘴，他继续往下说道：“通天河河水的流动速度一直很平缓，一旦获知精准的死亡时间，应该就能查出这些女尸是从哪里被抛下河的。所以，杀人的绝对不是这个官差要绑的疑犯，而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依然能够掌控局面的那个人。”

“你算老几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？！”戴果子知道顾长明说得很有道理，但是他一点儿都不想承认。

“带我去见你们知县，你就知道我算老几了。”顾长明微微一笑道，“知县应该是你很亲近的人，但不是至亲，是你干爹？”

戴果子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，这小子……这小子……到底是从哪里看出来的？

“身为衙役，你竟然是第一次看到尸体，”顾长明转过来，眼底有一抹暗光，“对这个地方来说，倒是好事。没有命案，没有凶手，曲阳县治理得很不错。我听

说知县大人孙友祥是因为在朋党之争中得罪了人，才被贬到这里的。”

戴果子不喜欢这个人，一副天上地下没有他不知道的表情，不过就是会察言观色而已，没准儿是事先都打听好的，特意来这里嚼瑟。不过越是这种人，越得罪不起。戴果子听不懂朋党之争是什么，以前听说过干爹是不想留在京都，自请下放到曲阳县的。

曲阳县挺好的，风调雨顺，物阜民康。戴果子把朴刀一收，眯了下眼道：“你说她们都是被人害死的，那我怎么没看见伤口？”

人肯定是死了，被杀害总要有个证据，哪怕是推到水里溺死的，也不是这么个表情。这人要是说她们都是淹死的，戴果子就打算一脚把这也给踹下通天河，让大家来看看，淹死应该是个什么鬼样子。

“我暂时也看不出伤口在哪里。我只知道，她们被放进通天河里的时候，已经死了。”顾长明知道对方不想让他多接触案件，退让一步，“先把尸体搬回衙门，再慢慢商议吧。”

第二章 | 验尸

戴果子把那边的老拳拉过来，压着嗓子问衙门里到底有没有仵作。老拳当然知道仵作是什么，不过没有死人的话，要仵作有什么用？

老拳在衙门的时间长，摸着后脑勺想了半天：“有是有，不过他有三年没到衙门来蹲点儿了。知县大人关照了，仵作年纪大行走不便，没事不用来。”

戴果子眼睛一亮，想到个人：“难道是裘叔？”

衙门里就数裘叔年纪最大，腿脚还不好，戴果子记得这人天生是馋虫，一张嘴从早到晚吃个不停，戴果子小的时候，还经常问他要果干吃。

“可不就是他！大人心好，算是把他白养在那里。不过，他也是验尸的一把好手，那双手从年轻的时候起，就不知道摸过多少死人了。”老拳说得口沫横飞的，戴果子的脸色很是难看，他不知从那双摸死人的手里讨了多少吃的，以前怎么就没有人告诉过他这些！

“有死人肯定要验尸，我去找老裘。”老拳很客气地给顾长明行了个礼。这种

贵公子打扮的，多少有些来头，曲阳县是小地方，得罪不起大人物。

戴果子没好气地等着后续赶来的几个衙役，让他们用装尸袋把三具女尸都给带回衙门。他一转头，看到顾长明还非常有耐心地站在原地等。

“你要是有事可以先走，我不会把你当嫌犯的。”戴果子巴不得这人早早离开，可这人像块狗皮膏药一样，撕都撕不下来，赶都赶不走。

“你准备怎么处置这个人？”顾长明的手指向渡工阿六，“这人受了重大的刺激，可能是失心疯了。”

“到底谁是衙门的人，是你还是我？”戴果子的火气噌噌噌往上冒，对方要是接话，他还能多发作两句，偏偏顾长明不温不火的样子，更让人生气。

“我虽然不是衙门里的人……”顾长明的话还没说完，便看到有人匆匆走了过来，那人走得太急，脚下踉跄了一下。

曲阳县知县孙友祥，远远便看到了临风玉树般立在戴果子身边的年轻人。这些年曲阳县风平浪静，现在出了这样的大事，他赶过来的时候，后背一阵阵冒冷汗。难道是老天爷觉得他的安生日子过到头了，要给他点儿颜色看看？

“这位是？出了天大的人命案，果子你还在这里磨叽！老拳呢！你们……你们都昏了头！”孙友祥推开要装尸体的衙役，“这些都是什么人，查出来了没有？！”

戴果子面对咆哮的知县，指着顾长明道：“这一位从头到尾插手要管，大人有什么问题都问他就好。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官差办案，还是命案，你们这种富家子弟就不要来凑这个热闹了。”要不是看对方穿得体面，举止文雅，孙友祥都想直接让衙役把碍眼的一干人等，全部给赶走，“嫌犯呢？阿六呢？都给我看紧了，别让人跑了。”

“阿六跑不了。”戴果子看着漫不经心，但绝对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身边谁在做什么，他一点儿都没有遗漏的。阿六的疯癫恐怕不是装的，装不可能装得这么像。他就是好奇，这个黑心的到底见到了什么，能直接被吓疯了？

顾长明见知县也是个急躁脾气，便从衣袋中取出一块小小的牌子，就这么在孙友祥的眼皮子前晃了一晃。

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，顾长明站的那个位置，正好挡住了戴果子的视线，能正面看到顾长明手中牌子的只有孙友祥。在看到牌子后，孙友祥的脸色在顷刻之间变了三下，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：“原来是这个。”

顾长明把牌子收起来，依然客气地问道：“知县大人，我能留在命案现场了吗？”

“能！”孙友祥也在笑，但笑得有些假，“不知道是什么风把长明公子给吹到曲阳县这个小地方，来得还这么巧？”

戴果子忍不住用尾指掏了掏耳朵，刚才这小子自报家门说了姓顾，怎么大人还给他弄个“长明公子”的外号？一听也不像是善茬儿，别是朝廷派下来为难大人的。这么一想，他眼中的警惕之意更重。

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我原本是在等一个人，没想到会遇上这样的事情。”顾长明很简短地把三具女尸的情况大致说明了一下，“你们衙门里的人去找仵作，尸体带回衙门。除了失心疯的渡工，肯定还有其他的目击者，必须查问清楚，不能有遗漏。”

什么叫自说自话，什么叫反客为主，戴果子今天算是见识到了。偏偏知县还对他特别客气，连回程的时候，都让顾长明走在前面，态度也很恭敬。

这个长明公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他给大人看的那块牌子到底是什么？戴果子低头坏笑了下，真想看看还不容易，他往前走着，嘴里喊了一声“大人”，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没站稳，往顾长明的方向倒了一下。

然后，他的一只手神不知鬼不觉地伸了出去，被顾长明守株待兔一样，正好抓住了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心知肚明。戴果子还龇了龇牙，这小子看着像个读书人，手劲儿还不小，捏得他骨头都要碎了。

“果子，你这是？”孙友祥见两人初次相见，就这样手拉手地对视，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两下。

“他没站稳，我扶他一把。”顾长明当然知道戴果子想要做什么，戴果子的手脚不慢，做这种事情绝非头一次，可惜，今天遇上的是他，还没等手碰到他的衣服，已经被他捏住了穴道。

“果子，还不谢谢公子？”孙友祥脸上写的是——人家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们别给老子丢脸。

顾长明一松手，戴果子便悻悻地捏着鼻子落到了后面，把被捏疼的那只手藏在身后慢慢揉，边走边听他们说话。

“衙门里是有个仵作，当年那是一把好手。这些年除了生病老死的，曲阳县没出过人命案，他年纪又大了，我寻思着让他在家休养，用得上的时候再让他出山。

本来以为他这辈子都不用出山了，世事难料。”孙友祥唉声叹气的，最多还有两年，他就预备辞官回老家去享清福了。

“我刚刚听到衙役说件作姓裘。莫非就是京都的那位‘鬼见愁’？”顾长明听着裘这个姓有些耳熟，再想了想，想到了这么个人。

孙友祥一拍大腿道：“可不就是他！他查案的时候得罪了上头，一条腿被打折了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兜兜转转的，落到了曲阳县。我看着人挺好的，就把他留下了。”

“果然是他。”顾长明没有见过这个人，在翻查旧案时，听到过好几次这人的名字，没想到小小的曲阳县还真是卧虎藏龙。

一行人回到衙门，孙友祥交代今天出了大事，县内小事一律改日处理，然后便让衙役把三个尸袋送到后院，专门等着老裘过来。他又让人沏了茶，请顾长明喝。

顾长明接过茶盏，低头一笑道：“听家父说起过孙知县的过往，他只说可惜可惜。”

戴果子一刻也不放松，站在孙知县身后，听了这句话眼睛都瞪大了一圈。原来他们还有这么深的关系。

“顾大人盛年时就贵为提刑官，居然还能记得我这么个小人物，真是难为他了。”孙友祥眉宇间倒是一片平和，没有丝毫的激愤。

顾长明嘴角一动，刚要接话，老拳便大呼小叫地进来了：“大人，大人，老裘来了。”

孙友祥单手掩住额角，没见到这里有贵客吗？来个件作都能喊得像敲锣打鼓似的。这个曲阳县县衙，一出命案恐怕连一个拿得出手的、像样的帮手都没有。

顾长明反而先站了起来，这位件作的名气甚大，他真没想到会在曲阳县遇上。

老拳边喊边架着个人进来了，真的是架着。老裘全身软趴趴地不使劲儿，手里还握着个油腻腻的大鸡腿。见衙门里团团坐着几个人，他还客气上了：“早知道人都在，我把整只烧鸡都带来，大家一起吃才香。”

“老裘，三具尸体，吃完了开工。”孙友祥没有多余的话，要是拉拉扯扯的，这些人能磨叽到明天一早。

戴果子听着大人的话，觉得别扭。这老裘比他印象里的更加邋遢，身上的衣袍不知多久没洗过，都是油渍，怕是平时吃完东西都把油随手抹在了衣服上。他下意